迂書
五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五十六丈

論閑民

或曰子之所論商業等事固無不可而但勿論京鄉必有凡百坊局厓集游手閑民各執器物来辦人家吉凶等百役受價爲生云若然則懶惰浮民必多趍八於其中不事農桑以此求食風俗浮詐仍不免爲巨弊矣是豈可行之事乎

荅曰聖人之爲民慮也至矣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

一曰三農山澤平地三等之農生九穀黍稷稻粱秫苽麻麥豆之屬也

二曰園圃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毓草木

三曰虞衡掌山澤之官作山澤之材

四曰藪牧無水之地有畜之地養蕃鳥獸

五曰百工興事造工之業飭化八材勤力以化八者之材珠象玉石金木羽革之類也

六曰商賈行貨坐貨阜通貨賄

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八曰臣妾男之賤者女之賤者聚斂謂蓄積之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也

九曰閒民無常職八職有常此獨無常轉移執事傭賃爲工作者噫人生天地必有父母妻子待其養有身則必有所職之事以具其衣食是故一人有一人之職一人失其職則一事缺其用非但其人無以爲生其害亦及於他

人無以相資矣

先王知其然故分民爲九等雖資才不同愚智各異然九職之中皆可任其一職夫然後天下無失職之人矣

九職之中所謂臣妾者即我國所謂奴婢雇工家畜之類也所謂閑民者即無依丐乞之類也

我國人惟賴奴婢雇工幹當百務然猶有不逮苟簡之患矣非但苟簡又有浮費之患衣食率畜其費甚巨故也

至於丐乞之徒吾東人視爲無用之物而其實則先

王使此輩補萬民筋力之不逮處使之轉移執事以食其力吾東無此事故百事不能趍速而尤有妨於生財之道矣

自古中國所謂化子團頭即我東之乞人也此輩皆有統率之人自成凡百坊局有同我東所謂香徒禊勿論京都與窮僻鄉邑無處無之凡公家百役使喚以至於築城等事皆此輩為之至於閭巷閭吉凶凡事行喪造墳開渠築堤修治農田驅車造宅抒厠淘井擔轎磨麪編茅補籬割稻打穀燒尾燔甎掃雪賣水等零瑣百務皆出此輩故一月之工數日而畢十

奴之役數錢而代未嘗廣畜奴婢雇工以貰衣食也
未嘗借貸隣里互妨農務也以農家言之秋收之後
舉家無事惟以速輸租稅爲務豈如東俗之事事紛
紛家家忙忙事無頭緒叢脞苟簡以度一生者耶
以農務言之出糞最是巨役東人必以牛馬輸出故
旣多遺失且甚曠日中國人以小車或獨輪輓輅之
類運出東人十日之役彼則一兩日而畢矣
秋收運入亦以此車粒穀不落於道路及其打穀也
又以石輪駕騾而碾之旣速且精不失子粒至於秸
草亦極精完此皆坊局人所謂也費省功速夫豈吾

東之比哉或曰鄕曲道路田塍甚狹豈可用車乎荅曰卽今海西人處處用車爲此事而車制猶鈍不如中國之車矣

或曰此類自是將手其不爲竊盜乎荅曰渠既有所業曰而衣食又自有渠輩綱紀何爲竊盜卽今香徒契雖不成坊局摸樣猶未嘗偏爲竊盜矣

噫九職之法不明於我東故民事無實其故何也治生之法不專一則不成東人治生不專甚矣

或曰其故何也荅曰周禮九職大抵使民各專其業試以九職條目言之園圃係於三農之下泛然觀之

則農與圃其事相類農家似當兼治園圃然分而貳之者何也農者當專於種穀圃者當專於果蓏不可兼行而並治故樊遲問稼問圃可見古人未嘗不各專一業也以即今中國言之鄉邑必有專治園圃如徃十里菜漢者不但藉以村販賣蔬邑市雖村中之人亦多買食者此非懶於種菜盖各專本業不暇他務故也

以絲枲言之此亦農家例事而周禮分而貳之者何也農家婦女耕耘主饋役役無暇必皆自織而衣之則自然淹滯遲緩是以我國綿花當年內鮮能盡織

爲布布以此不能盛行市鋪村婦手品未必皆善故大抵多麤布以可惜之綿花多織不堅緻之布豈非生理中一弊乎

中國則不然種者不必織織者不必種種綿收花者歸之綿花鋪則鋪人去其核而歸之絮鋪絮鋪攤其絮而捻成挺子歸之絲户絲户繅其絲而熟刷之歸之機户機户織其布而歸之布鋪物無遲貨工不淹時市肆布貨倍賤吾東機户布品雖有幾等織品大抵均一堅緻縝密亦勝東布此莫非婦工專一之效也

且以九職所謂聚斂疏材百草根實可食一條言之此亦鄉曲家家例事而必為之別立一條何也我東之人所謂御冬旨蓄之菜蔬者不過蘿葍沈菜之屬至於山菜除非峽人罕有收置者而中國則不然生菜之外兼有乾菜販賣者大抵以此專業收菜勿論春夏田野山峽所産用椒鹽拌醃至於苽茄之屬亦皆醃藏或乾或生經冬及春至繼夏節新茄而賣之此正得周禮聚斂草根之意可見聖人之政周密曲盡非但分民之職使之各專其事而已亦見其天生可食之物則雖百草根實之微細者不欲使人等棄

之意也

或曰人皆有錢隨事雇人隨物買用豈其易乎答曰人皆專力本業則本業所得自足辦此矣中國人治生從容細密雖以傭賃之類言之自能計算所受工價日營幾文以幾文爲朝夕餬口之資餅品之需節畜贏餘每日剩積幾文以爲其費用幾文其事用幾貫之地如或不足亦必倍加節畜扣減日用幾文以補其不足勿論大户貧人治生皆如此雖以東坡竹筒貯錢見之亦甚驗也東人凡事麤踈不曾細心經理故治生亦不能專一精細既不能專一精細故所

業不專不專故所得不足以雇人買物此俗一變則
自無不足之患矣
或曰周禮雖如此豈禁人之種菜而食織棉而衣必
使之買用乎答曰周禮之區分九職盖使之各專所
業而已何嘗有禁止之說乎果有菜田則種食何傷
果有織婦則織衣何妨吾非謂宜禁人之種菜織棉
也只論治生專一之道而其事之大體如此云爾何
其不能活看如此也
雖然東人治生終始不實自外面觀之治農養蚕織
棉種菜沈醬釀酒造醋踏麯養鷄牧豕收蔵五穀縫

補衣裳修整垣屋儲畜蔬菜喂飼牛馬補治什器樵採柴薪男女并力日夜勤動無一事不自幹當無一物虛費買用豈不勤幹豈不偸嗇乎是宜家家足食户户饒財而貧困轉甚生理日窘何也或者歸咎於歲飢役重土狹人衆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人之所以做事者不過曰精神也思慮也筋力也分量也今乃廣張名目貪多務得精神不能照管思慮不能周悉筋力不能遍及分量不能過限然而强做則不過有名無實而已

治田最重者莫過於汚邪糞灰而已此必秋後伐草

燒灰窖藏與溺屎牛馬之糞拌勻雜和飜耕勻布覆土經冬使氷雪雨水之液融透地脉然後以砘車碾土以葫蘆播種方得區種之妙而黍粟極茂中國人一日耕粟田殆收四五十斛以水田言之江浙之人大抵火耨火焚禾苗灌水滋養費省功倍無過於此一人能治數頃之田比之東土則過一結之地也三南有水根處足為火耕而東人未嘗為之藝種之鹵莽無實甚矣

以養蠶言之中國人秋收桑葉曬乾磨屑以貯之如或乏桑則和以米粉飼蠶之饑且必計地以種桑計

桒以養蚕而東人則蚕房蚕帳蚕簾蚕蘗并皆懵然不知三浴分𣟄哺飼上簇擇種見風風熱釜冷盆之制都不能解以此十箔得繭不及於中國之一箔則蚕織之滅裂極矣

其外百事之無實尤甚於農桒而猶復排張名號鋪置條件事事染指物物下手自以為綜理微密而其實則頭緒紛亂事體散漫或照管不到或筋力不逮忘前失後有始無終汨亂棼錯淹延遅滞非徒無益反害正業雖一户一人之治生無實如此猶足為飢寒之根况一國風俗之無實大抵皆然者耶

是以中國之人惟專本業不治雜務設使農家一户有十口除老弱不任事幾口看屋炊食其外則計口治田計田爲糧計糧扣除以支雜費計每口月支塩醬幾升蔬菜幾斤冬夏衣服幾等幾件爲資身節度凡百日用專仰市鋪大小并力惟治田務争時如箭除草如仇盡人事而責必於天故一人之功資一人而有餘矣暇沉濫於他務經紀其閑事乎

雖然非閑民不能成坊局非坊局不能補四民之所不逮故中國之市鋪城郭鄉村人民皆賴坊局人補助先後然後能專其業矣

或曰中國人治生雖曰縝密豈至於口支鹽菜亦皆預量置辦乎荅曰管仲論鹽筴計量每户每口食鹽有曰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三升小半五子（五子謂小男小女也）二升小半則居廟堂之上者已先計筭細密如此矣下户小民烏可無治生節度細密料量乎東人得之則不計前頭放量饕食不得則苟且乞貸無所不為不量分限排張事務終至於困敗無賓而後已寧不慨然

或曰中國人田農雖以遼路觀之未必刻苦專一過於東俗矣荅曰燕地即古冀州之域豈非力穡之地

而自石晉割土以来契丹為其南寇要路不許水耕其罪至於死刑金元仍之至明永樂棄地三衛遂為衛邊瘦於障塞無暇耕種及今清人又導遼金舊制今不過若干滿漢旂丁耕牧屯莊略種稌粟之類而已此固千年刼運未開之地何可以此為中國田農勤惰之証哉

論士庶名分

或曰中國則無明分乎荅曰豈有此理或曰名分生於士庶者也中國不以門閥用人又無嫡庶之分士族子孫與沽販者同處市肆射利則寧有名分等級

之理乎

荅曰門閥之說吾已論之詳矣不復更卞而中國雖不問嫡庶出身則惟才是用至於閨門之禮則未嘗不嚴妾子不得承蔭傳重爲其父行狀則稱其母曰妾某氏生某等果可謂中國無嫡庶乎或曰今之庶孽稍有氣力則凌其嫡族不守名分令若不枳仕路則凌嫡之患尤何以防之荅曰此乃禁錮庶孽不以人數待之故其中無識之徒自暴自棄不復以名檢自處任情頑悖而然也設若待之以士流而責之以名檢則豈有如許之理乎人必待之以禮然後以禮

自處今既賤待而責其恭順則安得不疾怨乎疾怨之極間有此等悖戾者出焉此莫非禁錮之極積憤成悖積悖成習之致也

或曰婢妾所生豈可與正室子一樣行世乎答曰於其家則固是賤妾子也於國家則只當問其賢愚而用舍之而已周顗杜衍范希文朱壽昌皆是妾子也其果禁錮不可用乎天生聰明正直之資者使之共天職也豈爲私家貴賤分別地而不用之乎

或曰然則妾子直可序昭穆論行列儼然與嫡子孫無異乎答曰天與君上至尊也至嚴也而未嘗不得

稱天曰天稱君曰君矣安有以子而不敢呼其父曰父之名分義理乎弟而慢其兄姪而賤其叔都無倫理此何事也嫡弟姪待之以父兄庶兄自思其所出之微盡其妾子之禮於嫡母行列雖尊亦以衆子之禮盡恭於嫡弟姪則倫紀始明而禮義始行矣父子之倫天也非人所可間隔者而妾子不得呼其父曰父此極害於人倫而俗人曚曚不以爲恠良可歎也從来言者每以有才庶孽不得用爲可惜此亦利害之論也爲國之道莫先於明人倫安有使人父不父子不子之倫理乎先明庶孽父子之倫然後方可論

其人才可惜許通與否矣

至於士族雖以資生無策混跡市井公私賤流則等分截嚴安敢以儕流視之而侮慢之乎或曰中國於此有律例乎答曰凡奴隷官吏之賤中國本不許應擧良賤爲婚者決罪離異賤人不得役使奴婢良賤之分可謂至嚴且律曰凡奴婢毆良人者加凡人一等至篤疾者絞死者斬其良人毆傷他人奴婢者減凡人一等若死及故殺者償命雖均而絞斬則異且賤人毆良人至篤疾則絞而良人則不過施以凡鬪傷之律非但不絞又從而減等所以待之者逈然不

同如此矣

或曰公私賤之於良人則等分果可謂至嚴矣但今之所謂良人比之公私賤元無異同此流苟於士大夫以敵自處則豈不可惡乎答曰良之一字所關至重矣東俗賤待良人此何理也今之所謂士族或籍五六寸之官職以士夫行世宗族之官何關於自已之高下耶大凡窮達係乎命賢否在乎人今之百姓雖無祖先族黨之官爵無無以良民相承其中或有人物行誼之可觀者則其可以宗族之無顯者而忽待之耶不問當身之賢愚只觀其五六寸之做官與

否而隆殺其待遇之禮者是何意義良人自是天民也苟有才德則大而卿相小而百執事皆其職也有何不可以敵自處於士族之理哉

或曰習俗已痼終不可任其如此矣答曰只以崔岦金玄成言之此皆中人也亦非道德高明之士只是文藝出人者而未嘗以賤流自屈一時名公皆講均敵之禮而人未嘗以爲濫矣

東俗之賤待良人果何義也朝廷之官職有限國中之人物無數人皆冠冕相承豈其易乎良人雖無官職自是無拘無係無痕無咎之平人有何可賤之理

參倚齋藏

乎目今門閥之弊已極所謂兩班門地亦不啻幾等幾級相凌相駕則賤待良人固不足怪而殊不知門閥之弊宗則出於夷狄之所作徧中原自唐末其習襄熄自宋以後只有良人奴隷之別更無所謂門閥之爭故用人不患不公賦役不患不均除去不緊門閥之間爭競者今已千餘年而東人尚沿元魏之陋習一聞吾言驚駭如此習俗之迷溺誠可歎也

附宋沈括夢溪筆譚所論

士人以氏族相高雖從古有之然未嘗著盛自魏氏銓揔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嘗專在門地惟四

夷則全以氏族爲貴賤如天竺以刹利婆羅門二姓爲貴種自餘爲庶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姓如工巧純陀是也其他諸國亦如是國主大臣各有種姓苟非貴種國人莫肎歸之庶姓雖有勞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自後魏據中原此俗遂盛行於中國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一姓凡三世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以上者爲甲姓九卿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得入者謂之四姓其後遷易紛爭莫能堅定

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陽盧隴西李滎陽鄭爲中族唐高宗時又增太原王清河崔趙郡李通爲七姓然地勢相傾互相排詆各自著書盈編連簡殆數十家至於朝廷爲之置官譔定而流習所狥扇以成俗雖國勢不能排奪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謂之士族此外悉爲庶姓婚官皆不敢與百家齒隴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内又如岡頭盧澤底李土門崔靖恭楊之類自爲鼎族其俗至唐末方漸衰息

或曰然則自宋以後中國更無士族良人之別乎答

曰所謂良人即指公卿以下子孫及平民而言也士族未嘗以官職自高良人未嘗以草莽自歉時来則做官職不然則安其分小無高下優劣凌駕之弊比之吾東士族互相凌践仍成薄俗者果何如哉

吾東人溺於門閥之論者認作義理以為自古及今中國外藩所通行之規者固極可笑不足言而中庶之流亦或有風聞中國不用門閥之說輒以為中原則惟才是用勿論奴隷下賤皆可崛起以取高官小無名分等級之間隔者云此尤迷劣無識之甚者中國不問公卿子孫世代平民皆以良人待之此皆無

異於我國之待士族而特於其間不設間隔等級而已至於奴隷下賤則名分之峻比我國不翅倍嚴安得謂中國不重名分

或曰士族之無所事者商販食力果如子言誠無害於道理而終必拘於習俗惜其體面不肎與商賈周旋市廛間矣旣不肎爲商而遽以一體良人待之則必有不恱之流矣此事終無益於變風俗做實事而徒得士族之喧謗而已

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士族之爲此與否豈國家所可與知者耶但學制科制蔭法旣成則比如

水到船行士族之無所事者自去爲此矣習俗體面之説亦是不思之言也初則貧敝孱劣不惜體面者爲之差久則多錢而無所希望者又去爲店主矣肩貨操秤出頭露面於店鋪中固是初頭庸澁者羞愧處而多出重本以授店外之販子安卧店中收其利殖則此之月利貸穀尤爲安便從容富人必先爲此事矣稍解書筭而筋力不逮且昧買賣之道者又去爲筭計店貨書出店曆等事矣漸次成俗不啻反掌有何喧謗之慮哉

或曰店曆之規如何答曰店必有帳然後財利分明

分明然後市廛約束自成而東方財帳不明故富商每於未捐必與同伴搆訟而商道不成様矣店必有曆逐日書塡某等客商驅馬幾頭人幾名貨幾許從某地投某處及本店買某物於某人賣某物於某客一一細細書塡逐月呈官踏印以置則不但盜賊之追捉甚易賊徒亦不得任意刧掠散賣本店亦無買賣不明之慮此是店舖中最緊要者耳

論稀姓之流

或曰試以子之所見度之則一世之人若聞此法其將悅之者衆乎不悅者衆乎

答曰以理忖度則不悅者似不過千萬分之一而已
或曰小民猶或悅之至於士族必皆不悅矣
答曰士族有何皆不悅之理乎不過目前富貴家子
弟恃其父兄權勢飽食安居卧待自来功名者若干
輩似或厭苦其科制之嚴密蔭路之狹窄而已
或曰必以登擢甲科之故直授清官則西北寒微之
人濵海遐陬之士亦當平步要津人心其果厭服乎
答曰我國本来褊小今於封域之内又塞西北之人
者果何意義北乃豊沛之鄉西亦壬辰中興所資之
地其人有何卑賤不可用之累耶中國則雲貴自是

變夷之地陜西一方逼近北虜而苟有甲科之人則直入翰苑瓊州一島何異我東之濟州而丘濬以海島之人致位台輔為世大儒何獨我國西北與海濱寒士不可授以清要耶

夫天下大防莫如華夷之限然苟有可用之人則終不得以夷狄而棄之漢之金日磾休屠子也唐之李光弼契丹人也王思禮高麗人也宋之張世傑河北歸正人也明之鐵鉉蒙古人也我朝之韓復即元之拜住也偰慶壽回鶻人也李之蘭北道人也此皆文武名臣其可以所生之地而不用耶此猶不可

棄況於邦域之內 祖宗之民而强生分別謂之遐裔而不許淸官者果何義理

或曰試以稀姓之人言之猝居淸貫則豈不見笑乎

答曰人之賢愚其果係於姓字乎夫以畜獸等姓字言之豈不稀僻而牛弘馬援羊祜鹿毛壽狐偃熊繹貂勃狼瞫龍逑禽慶皆古之名人也以戎狄等姓字言之亦豈不稀僻而胡寅戎昱夷之狄仁傑寇準亦古之名人也今有如此人物則用之可乎謂之僻姓而枳塞可乎以列國姓字言之韓趙吳鄭梁宋蔡鄒許曹皆今之大姓而魯魏周秦明邢薛唐陳溫均以

國號之姓不得比肩何哉孔孟程周張朱蘇黃均是
聖賢名人之姓而以今行世言之則孔不及孟程不
及周朱不及張蘊不及黃豈不可笑之甚乎此外尤
有可笑者獨孤奚不及皇甫西門奚不及南宮朱奚
不及於白龍奚不及於馬簡奚不及於廉玉奚不及
於石丘奚不及於河而乃於其間待之不同何歟凡
係僻姓之人婚宦不通蹁躚終身有若負罪者然其
爲可矜甚矣此豈王政之所當爲哉

或曰必以科擧次第考績上考授官則有世累之人
亦可做顯職乎以此觀之子之所論多有窒礙難行

處矣

答曰子不讀書經蔡仲之命集註眞西山說乎其言曰按書蔡仲之命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人子不幸如大禹之承鯀蔡仲之承蔡叔又當思所以蓋之故治水成功而鯀配夏郊率德改行而蔡叔世祀豈非孝之大乎後世如沈充叛臣也其子勁以死節著李義府奸臣也其子湛以忠義聞若勁與湛可謂能蓋其父之愆矣不但先儒之論如此桓溫之弟畫忠於晉李懷光王庭湊之子効誠於唐秦檜之孫殉節於宋如此之流不絕於史冊向若錮廢不齒人類

則雖欲爲忠爲孝其可得乎

夫國家之於有罪者非有私怒也不過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已旣誅其有罪則亦已足矣安有行罰於罪人之子子孫孫禁錮廢斥無有窮盡之日耶苟如是則自新之望絶矣盖徭之路塞矣率德改行之道廢矣迫人於窮隘迫切之地使之永不得自容於天地之間矣傳所謂小人之澤五世而斬罪不相及罰不及嗣人不係於世類善善長而悪悪短等言語盡歸無用之訓而用法之深刻苛酷殆甚於嬴秦之夷三族矣自古寧有如許之法耶

或曰雖或禁錮豈酷於夷三族耶答曰夷族雖酷不過一時事耳今之所謂世累子孫則勿論百年二百年置之於不生不死似人非人之地其爲慘酷豈不甚於夷族之刑哉

或曰如此然後懲惡方嚴矣答曰爲惡者不顧其身豈恤曽玄以下所不知何人而不爲乎此則不近理之論也

或曰試以昏朝諸凶子孫言之豈可待之如平人乎答曰當時身參庭請者癸亥後多做隆顯官職何欲令其子孫皆號名族何欲世累比之身累則豈不有

間歟謂之倫紀罪人而一體廢錮則猶或可也何其
處置班駁如此歟吾於此事心嘗怪其不甚公正矣
或曰試以閨門不正等世累言之豈可許其子孫於
顯官乎答曰以凱風一章觀之其爲七子者之世累
極矣而孔子列其詩於經訓者豈不取其孝乎其母
雖如此有子克孝則聖人猶不棄之况近世所謂閨
門之累或不至若是者乎或曰古今不同且後世禮
義之防益嚴豈可以此爲証乎答曰古今雖異聖人
所爲則勿論古今皆可爲法矣且聖人者禮義之所
自出也後世之嚴禮防其欲過於孔子乎

或曰然則凡係世累子孫其將不問釁累而用之乎答曰凡大辟連坐子孫自有國法而連坐亦有其限限外則國家亦自待之以平人矣今亦過限之後依中國法令而處之則庶得其中矣或曰中國之法如何答曰明朝令甲凡係極刑之家大辟之裔至於後孫果有率德自新見信於鄉里者令其鄰里耆老人等連名保擧呈官後許令得赴文武選擧依平人謫用矣或曰此外釁累何以處之答曰此外則皆出於麗朝謬例如所謂恣女子孫等不許赴擧是也此宗無稽之事而至今成俗有此枳錮之習是何足遵襲

乎一併勿施可也

或曰此豈爲治之急務乎答曰此誠急務何以明其然也聖人不爲已甚之事而我國此等事皆是已甚之事也稽之於經而無之考之於律而無之不過出於習俗故人皆以鉤摘人祖先釁咎爲能事訐揚人家門隱慝爲妙法險薄不仁日滋月甚此一弊也國家雖以當罪處決罪囚爲其子孫者懼爲世累罔念孝子慈孫不得掩之義餙詐搆虛百計圖雪少有形勢輒皆伸脫故我國不伸寃之罪人甚少此一弊也如其無勢無力之流則雖不敢生意伸雪而大抵欺

諱其爲祖先甚至庶孼亦有此習此雖窮迫之致而其爲斁敗彛倫則甚矣此一弊也歟窮則搏人窮則亂惟彼世累子孫之安義命甘廢斥豈其易乎自前妖惡犯罪之流多出此流斯亦窮極之致而其爲世道之害則甚矣此一弊也果能揆度古今參酌典法不爲已甚之事開人蓋愆之路至其裔孫果有見信鄉里者保擧以用則世道人心曠然一新必無如許弊端矣此非爲治之急務而何

論軍制

我朝國初軍制盖襲高麗府兵之制也麗制出於唐

之府兵故以田科授蓋統合之初盡取一國土田略依口分永業之制科授公卿士民故軍士亦得授田而我朝無田可給故以良民定保給之番休上下一如府兵故曰循襲麗制也

或曰授田給保何者為得答曰皆非得計也田制非井田則不能科授井田非封建則不能遵行故唐麗田制不久壞亂田制亂則兵制亦隨而亂故唐為長征麗為家兵而兵制遂致棼亂無復可論矣以田給之授受與奪之際猶致奸弊無限況簽定百姓為軍保徵其米布給之而能無厭避者乎今日良役之弊

一言而結之曰給保之致也

三代寓兵於農後世以財養兵孰不知養兵不如寓兵而無井田封建則勢不得不以財養之而已國不可無兵而無財則無以養兵故歷代皆有養兵之需而我朝獨無出處定保給軍蓋出於不得已也不得已立法則末弊之生勢所固然不改給保之制則萬無救弊之理矣

或曰今若罷其給保之規設爲生財養兵之規則雖以即今軍門之制亦可以固圉守邦軍民兩便乎荅曰不然我朝軍制給保雖不善而國初番休迭上之

於而

規則猶得府兵遺意不可不復也中間軍制屢變至于今日龐亂極矣若不整頓何以救弊

軍制一變於國初築城之役騎步兵除番徵布給價雇立國無正軍軍政大壞至壬辰而無兵可守此一失也懲此而設訓局召募充伍而變爲長征其失二也各軍門踵設而空保尤艱其失三也守禦摠戎設而圻民不勝支當其失四也防營鎭營獨鎭之名雜出於軍制益棼鎭管遂成虛名其失五也牙兵別隊等雜色繼刱者無數代徵番米民不堪命其失六也遍地皆兵無一堪用而國中殆無以民爲名者兵民

雜糅前古所無其失七也此外諸失又不可僂指悉數矣

所以致此者不過出於無財而已欲立軍制必先理財理財果得其道則雖捐歲入十分之一以贍十萬兵亦必沛然有餘矣

或曰然則亦當依中國養兵之制舉皆坐營練習按月支餉乎答曰此乃長征之弊法也今宜斟量事宜設爲京營外衛之制設使京師常留萬卒則宜分京額幾千與外衛番上之卒輪班練藝交遆宿衛可也

或曰簽兵之法如何答曰户籍中軍士則另立軍户

京兵則就即令京軍塡充外衛亦就各軍門與騎步兵之類勿論戶保抽出壯軍充額而各軍名下並就其本軍子弟姪族屬之流使之自定餘丁一名免其丁錢雜徭本軍老故則即以餘丁充補可矣

或曰然則京兵原額設使爲五六千其將逐月支派口粮錢布乎荅曰旣係在京宿衛之卒則自當如此矣或曰外衛軍士之支派粮布又當如何荅曰此則當就上番者派給矣

或曰軍士月支多寡亦當如何荅曰口糧之外亦宜參酌以處固難懸空論定而設使每名月支十貫有

何難乎
或曰然則萬卒一歲支給之費至於一百二十萬貫遇閏則又加十萬矣其費浩大國力豈能辦此乎答曰此是假設之言豈必以此爲準乎兵額之多寡畨次之踈密糧布之厚薄賞格之等第固非寓言論著之人所可硬定於立談之間者只論大體如斯而已且我國之人徒知刻軍不識養兵今聞百萬之費固宜驚駭之甚而果能力行宗政以盡生財之方則只就塩鉄榷税等一條以爲養兵之需恢恢有餘地矣
或曰無一錢而談百萬豈不近於癡笑乎答曰無其

理無其法則一錢不可得有其理有其法則百萬不足道此理灼然何必多卞

或曰見今軍卒自食保米取辦器械番休上下其制儘好可謂諳合於井田之制府兵之法矣何必改之多費支派之需哉

答曰米保役重裝保無宗軍容之疲弊良役之難堪專出於此何謂其制儘好也古者徒出於井馬出於丘車出於甸旗鼓甲兵皆出於賦以府兵言之每府每所每隊每火各有永業田凡器械衣粮皆自本火中備給上番者今之軍制其果如此乎

或曰番卒並自京師支給錢粮乎答曰京兵則宜自户曹派給鄉兵錢貫自其所居官臨其番上就存留錢貨支給可矣

或曰優恤鄉軍之道亦當有之乎答曰亦宜傅攷古制以戍軍中事例而正軍則復其一身户内田產亦宜酌定寬恤事宜優免田幾畝只徵額賦免其均徭可矣

或曰京營制度如何答曰内復五衛之制外復鎮管之規俾各宗行職事而五營各設武師一員又以文臣二品以上有威望者或以本兵貳堂設為協理軍

務凡軍中約束號令皆得糾聞又設監紀御史一員凡陞黜功賞各按文冊據宗糸劾則軍無偏重之弊將絶擅兵之嫌兵制嚴整非今日軍門之比也

或曰將臣之上更無臨制之人乎答曰將臣考績三公與吏兵首堂憲司長官會同勘處以俟處分至於命將等號令兵曺主之則體統尊嚴名宗不爽非今日都提調之比也

或曰武職亦當有可論者矣答曰考績序陞悉如文選更何可論而摠府訓院及京營哨司將官各成宗職並以新科出身挨次銓補可矣

或曰軍銜之存罷亦當如何答曰以今之中軍千別
把摠哨官等職代前之護軍司直以下各成正職則
名色不紊官方不淆矣或曰然則軍銜無宗之弊雖
或可救而但正職無乃太多乎答曰中軍千別之流
地望甚重設爲正職有何不可至於將官以下雖曰
正職亦當爲未入流之官奚但武職爲然雖文職亦
然必須挨次陞轉然後方可爲命官矣
或曰軍士粮料一體支給乎答曰每季鍊藝以其分
數抽陞一等積分最多者方占上軍衣粮可矣或曰
行伍發身之規亦當如何答曰把摠哨官以上爲正

職其下知彀教鍊旗鼓旗牌等官為未入流之執事而軍額比前既多則哨司窠坐亦隨而增加矣宜分為二歧一則以五衛兵士之試藝積分久於行間者自旗隊摠以上挨次陞差一則以外方束伍將官試藝積分久勤功次陞差且於本邑亦定首領將官廩科幾窠使之禀受可矣

論束伍保甲

或曰束伍何以處之荅曰修明鎭管之制以束伍付之守令而兼行保甲則詰奸禦寇並有寔效矣或曰願聞其制荅曰宜就戶口法中編鄕編里之法推行

保甲之制十家爲甲立之長十甲爲保立之正正之
上以束伍將官統之而其軍則宜以即令雜色與原
編束伍擇其精壯者而填充亦令本軍自定餘丁一
名於子孫弟姪可矣
束伍將官以本軍中積仕積功試藝居首者挨次陞
補而每邑設巡捕正副校尉幾窠以將官兼帶可矣
其下又設巡捕小校幾員其下又設巡捕軍士幾名
以束伍軍募充可矣
將官考績師臣御史會同磨勘習操之時以隊伍分
明坐作間習所部軍士丸矢之多中爲上中下考語

又定巡捕賞罰格令以捕獲真犯劇盜幾影幾名與否為黜陟考語雖戎務修擧本邑有未捕大盜則殿其陞雖捕盜準格戎務不修則亦殿其陞必兩事俱準格令然後以其道內將官考績合而磨勘一從功次分數考語等第以為陞降之地可矣

將官以功次陞授京營執事如旗鼓等官小校以功次陞本邑巡捕副校尉軍士以功次陞授小校而分為二歧一以九矢多中一以捕盜多寡為準並叙可矣或曰其間必有冒濫不公之患矣荅曰並成格令且於習操及捕盜營衙門設立文冊以行而京則兵

書捕盜廳並設賞功罰罪司稽查磨刷駁理非遠帶
管臺官按冊論糾則豈有冒濫之弊乎
保甲之制宜成保甲格式頒之各保各甲每當農隙
令其保正甲首先自合操如韓魏公所謂河朔義勇
私自鍊藝者及即令民間結伴習射之為則因勢利
導技藝自精習操賞格亦宜以弓矢戎器叅給奬勸
可矣至於保伍相司之道則曾被盜口供出情真罪
當承服被決後叅酌放送者治盜衙門及本縣另成
一冊記錄其名謂之警跡人使之譏詗本里本村賊
盜有無販或本里被盜責令警跡人收捕每五日杖

責量至一朔始許寬限捕納警跡人出於盜供三次
承認無辭則勿論牛馬竊盜並皆徒邊謫戍其外萄
有身無正業游惰為事夜出曉歸行止荒唐及外来
面生可疑之人即叩盤詰不許容留家報之甲甲報
之正正報之巡捕巡捕報之官司根究情狀依律以
處容隱事發一體連坐則奸盜散落無地容身矣此
宗管子寓兵於五家之意也或曰水軍何以處之荅
曰今除西北則六道水兵不過一萬五千而已此亦
依五衛之制就沿海軍户簽充水兵赴番防汛之時
並自所在官支給錢米可矣

論騎軍馬政

或曰軍士騎坐馬何以辦給荅曰凡百賞給代以布帛專以牧馬給軍可矣牧政不修牧子日日屠駒以食今若申嚴牧政一依律文騍馬百匹孳生馬百匹之制則種馬不患不蕃矣

或曰凡賞賚皆用布帛則何以支其費乎荅曰我國賞賜之規本來無節恩竭極矣何以為政盡削謬規百存一二定為格例加減不得則有何難繼之慮乎噫賞罰無章何以為國而我國馬帖之賞有名無宗受出與否專係於司僕僉正人不知恩賜之可感而

徒感僉正之私患已極可慨況馬政國之重事而每年種馬專歸於閑漫賞給馬政之無宗如此則何樁乎戎政之弛廢國威之削弱乎必革此弊然後方可以守國禦敵矣

或曰戎器何以為之答曰此非逐年可給之物定以幾年為限每當限年派給軍器修整額錢幾萬貫於諸道使之整擲而別備等謬規一並剗去可矣且我國之兵大抵無甲雖有韓白之將佽飛之士安能使之死敵乎國中牛畜至賤凡障泥箱籠履鞋之屬若依中國之令只以麂獐等野獸皮或綿帛之類造成

緝麻爲底不許以造甲厚皮爲之而精造皮盔及前後掩心水磨短皮甲以護戰士頭面肩背腹要害處則器甲既精士心自固守圍保邦自不患其踈虞矣

論外官迎送之費

或曰窮民難支之弊莫如外官迎送而無策可救矣答曰大典定給馬匹而此是前古所無之規故其弊至此一併勿給可也

或曰然則外官何以往來答曰每邑宜置官員所騎馬一二匹赴任時一吏一二皂隷定限使之迎來額外責立者論以違制之律可矣

或曰家眷何以率来答曰酌定俸廪則以其一二朔月俸豈不足率来乎

或曰然則自然為刷馬矣京刷之弊尤何以防塞乎答曰商販成群則路傍自當有站車馬騾之屬遞雇以来則自無京刷之弊矣

或曰然則吏奴人夫之屬皆不當責立乎答曰只給月俸無刷馬價則人夫自無雇立之勢至於皂隷只定一二名使之護率以来則可也何可漫無定限任其無數徵發乎此等事皆無法制設若定制設額苟有犯者勘罪之後勿復叙復則弊根永絶必無再犯

之理矣

或曰中國則官貟迎送之際不給夫馬乎答曰然矣自古及今都無此規官貟只領文憑赴任則官吏儒生耆老人民出郭迎接而已

或曰有何證據答曰自古如此何待證據且以宋韓億李若谷言之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為僕李先登第授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億為負一箱將至縣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来箱中只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而去後舉韓亦登第仕皆至叅政以此觀之豈有所謂新迎夫馬乎或曰

此恐是殘縣主簿故如此若是縣令恐有夫馬矣荅曰主簿縣令均是一邑正佐官豈有偏厚縣令之理乎或曰長社恐是至殘邑故如此矣荅曰雖云至殘豈不及於我國之衿果川乎

或曰省弊則至矣但乘以雙輪擁以騶從成俗久矣況男女內外之分尤為隔絕一切減削其儀從則人情亦必大不堪矣荅曰唐之杜黃裳在相府而夫人只乘竹兜子矣何必雙轎作行然後方為遠嫌之道耶我國中古以前雖宰相夫人亦騎馬戴冪羅而今則風俗浮侈日滋月甚責出夫馬無有限節一雙轎

之行左右扶擁不知其數甚至多發人夫千里舁行者有之夫雙轎者　君上之所御而肩舁雙轎則君上之所不爲也其僭何如曾前監司乘獨轎而今則市井賤女仍其夫之縣監而亦乘雙轎其濫何如張官置守所以爲民而牧民之宗百無一二徒使無辜百姓胥受侵撓之害破家蕩產馱來守令之許多婢僕豈不痛哉今雖禁其雙轎節其騶從責立夫馬之時必增其數終無奉法之理矣若不給刷價則雖欲濫率不可得矣若汰定吏隸之額則雖欲多帶吏卒亦不可得矣如此然後弊根可拔宜以此等事編

定則例刊刻成書以為遵守之地可矣

論鋪遞

或曰外方民弊無如公文傳遞之甚者别捧錢米設廳雇送則奸吏作奸偷竊箕斂益甚地方濶大則土豪之流皆免其役而獨使小民擔當邑殘民小則計戶抽差項背相望將何以矯救乎答曰外方公文傳送不過本道上司及隣邑公事往復而已至如京司往来出於體統不尊之致果能釐去京司直關之弊州縣公事畢皆關由方面衙門轉達申報京衙門則不但外邑自無往復公事於京司雖邸吏侵責之弊

自當一掃盡去而郵吏役價亦可從而減給矣本道衙門及隣邑公文往復則宜設鋪兵傳送矣或曰其制如何答曰各邑宜就本境東西南北四面官路量其地方繁衝與否設立站鋪如西路撥幕或二十里或十五里每鋪量設鋪兵幾名每名月給錢幾貫連閏計給以成格例揔設鋪長雇募管檢傳遞公文以文書言之平汎朔末季報等文書郡縣並呈于附近都護府牧府牧揔申于方面衙門惟緊切公文然後踏以飛報關防使即傳遞上司可矣

或曰其費出自何處答曰此是行差之役每歲徵收

丁錢時帶徵幾文于元額行差實丁派給鋪卒可矣

或曰官吏其無乾没之獘乎答曰丁有額徵鋪有額設安得乾没乎各邑若成差役全書臚列額派錢粮則宜曰本邑鋪站某站幾名月派幾貫歲計幾貫一一載錄一置户曹一置方面一置本縣則凡鋪站公費數爻秋毫莫欺加減不得不但鋪站而已凡百公用皆當如此如此然後經用有制民役均齊方無苟且之政奸欺之獘而錢粮耗費之患可以頓減於前矣

論勳裔

或曰我朝自古勳貴戚畹必顓一時朝權其故何歟

答曰戚畹一款既已論著不必更煩而勳貴持枋厥有其由矣大抵高穹眷命雖啓無疆之曆而鱗翼攀附克成開國之烈鄭道傳趙浚南誾輩之功誠不淺矣

以此國初待遇功臣之道極其優異授以將相任以國事此固歷代之所同然而無足異者但恨其間處置多有太過者其流之弊至今益甚誠可歎也

我國以侯服本不得祭告上天則申盟帶礪事體雖

重胡至以此而告天乎因循爲例不知其非此其太
過者一也
啓號分茅等第極嚴試以古者公侯伯三等言之每
等之中又有三等以卽今中國所謂一等二等三等
公之類觀之其等截然而我國則不然雖元勳位早
則只稱君雖三等階輔國則稱府院此其勳次定制
已失矣九等封爵之古典其失二也
雖曰錄功亦當有世襲流爵之分而昧然不知一例傳
蔭其失三也
勳爵一濫其弊無窮故宋懲唐末之弊雖狄青崑崙

之捷文彦慱貝州之功不施封拜之典而吾東封爵
之典太濫試以扈聖勳言之内官醫譯下至掖隷牽
馬之輩俱忝正勳此莫非功令不密法制踈濶之致
其失四也
原從一事尤是自古所無之規功臣二字其重何如
宥及永世其榮何如而一成勳籍原從少不下累千
使令工匠皆稱功臣其類之無限子孫皆得議功猥
雜恠駭莫甚於此其失五也
以勳裔承蔭言之正勳之無限子孫皆承其蔭圖出
口傳作一道民嫡長承蔭事理固當而此類之皆得

冒蔭果何意義且以嫡長言之世授幾品俾勿失祿則可也或以文武正職官至亞卿則曰授其祖之君號亦或可也安可使捕賊嘉善儼然封君任其汚辱名器乎今以同知稱爲宰列而矇朧承襲白徒同知安足謂之實歷而濫叨君號乎其失六也

今宜悉加釐正以遵古制勳裔嫡長之外並皆收徵丁錢可矣

或曰宗英親盡者亦隷摠府屬衛今若與勳裔忠義之類並徵丁錢則豈不怨謗乎

答曰此事奚但宗英親盡者耶所謂族親忠順忠屬

衛皆是駙馬之内外後孫及士夫子孫也親盡之後則便成外人安可代代承蔭無有窮盡之日耶傳曰親親之殺禮所生也宗裔親盡者猶不可況駙馬之外外曾孫乎况士大夫之子孫乎何有百世承蔭之義理乎旣無其義則不可不辨納丁錢豈有一毫怨謗之理乎

至若勲貴顓執朝論之弊一成於國初再重於權孼洪允成輩三重於靖國三將四重於癸亥諸勲積重之久聞見習以爲常而一有矯拂之人則輒被罪禍己卯等士禍皆出於此矣蓋自唐宋以来勲臣雖享

冨貴至於朝權罕能纇執此由於朝廷治規嚴密職守有常防範周密故勳貴戚畹漸不得干預朝論兇攬權柄之致而我朝士類初不識此箇道理未嘗以實政仰勸君上以爲立政祛弊之本只欲以區區類舌毛擧勳貴之過失自以爲淸義士論其何以抵敵方張之氣勢乎果能修明官制力行實政則此等積弊自不患其不祛矣

論進獻物種

或曰大同之設乃所以捄貢案之弊也當初任事者以爲設行此法盡祛宿弊不復更徵一毫物種於百

姓云矣大同雖設而 享上物種猶多徵責於民間者此事何如

答曰 享上之物事體至重任土之貢亦不可闕則雖行大同之法豈可無 進上之規乎但其中亦多有不緊物種無甚關緊於服御膳羞之節匪須賜與之需者而剏設大同之時不能開陳減省至今猶為民弊此固當時任事者之過也今宜盡行大同於諸道 進上物種亦宜區別裁損以除民弊可矣

我國外方苦無廛肆之屬故物膳貿易尤為民弊今宜逐種定估優給價值有若貢物價然後着落本邑

殷實廛肆永令受價辦納一如京都貢人之爲則進獻無鈌公私俱便鄉曲殘民庶可蘓息不但唐朝土貢如此至今中國則凡百土産皆令買辦廛市而進獻矣

或曰試以魚鮮等生物言之必須照氷深封急遞進納然後可免腐傷之弊此所以貰費多端也答曰物膳中最不可闕者之外許以塩沈代封亦何不可三代之菲儉衣食尚矣勿論只以漢朝之禁進龍荔唐室之罷獻蛤蜊宋仁之不食燒羊明憲之止索驢腸觀之願治之君固不忍以物味之屬重困赤子也且

以明朝言之都燕之後南方所産時新魚鮮之屬並
令沈醃輸以馬快船夫以中國之力雖用驛遞星夜
封進亦復何難而所以如此者實軫民弊而然也
或曰以内局所納青竹言之蔑民扛運備立夫馬勞
費之殷亦甚不貲而御藥所用誰敢請其减省乎荅
曰以中國太醫院歲徵藥料言之本無青竹景泰中
于謙患痰病景泰親幸萬歲山伐竹爲瀝而賜之矣
今雖量減竹竿以省民弊亦何不可之有哉以此二
事推之而及於他物一一裁損上以昭儉德下以祛
宿弊然後方可爲保民之政明主豈有靳我特患有

司者不肎積誠開陳耳

或曰進獻物種買進市肆毋乃不恪乎答曰設行大同之初議者以為　陵廟所供之物豈可買用於市民乎金相堉力破其說之無理然後大同方行今子之言何其類此

或曰外方市民辦納物種則必有京外官吏操縱生事之患矣答曰試以關東人參商言之亦無此等弊端惟當於立法之初細細尋討其事勢物理客為之條目明為之禁防撰成土貢格令刊為一書須之郡邑遵用則自可行於久遠永為定例豈有生事之慮

下子方

逐証

論內帑

或曰子於子外弊端略有所論獨於內帑無一言何也答曰內帑不可罷也或曰王者無私財則內帑之罷義理較然甚明且以自前儒賢先輩之論觀之莫不以此爲第一急務而子獨謂不可何也

答曰以尊畏前輩之道言之言須遜悌然至於此論則終是不思之言也從前言者動引周制以爲上世人主無私藏凡財賄膳羞皆領於有司之臣故宮府一體治規正大以此爲罷內帑之証而蓋於周制未

嘗細考而然也太府王府內府皆以幣餘之賦以供好賜外府掌會同軍旅凡百財用之斂則安得謂周制無內帑也漢之大司農小府水衡唐之左藏大盈庫宋之三司使封樁庫皆分內外之財外供軍國內供宮庭蓋自周漢以来固未能專罷內藏也雖以朱子前後章疏一生言議見之未嘗曰必罷封樁庫御前錢然後方可爲治云矣

夫匪須燕好之費玩好膳服之用自是成周之所不免古今之所同然也內帑既係人主私藏而其人有額其用有例故人主猶或斟酌而行之必有大段不

足然後時或宣索取用於有司之臣有司援格而爭之引例而防之故人主猶有所顧憚而不能數數然也今若一朝罷內帑無復着手處而朝夕取用外府之物則手滑例成防塞實難不知有司之臣將何以支國計也

非但此也我朝宦侍未聞有干政招權如前古之甚者此雖

列聖家法之正而吾以爲內帑亦不無餌制宦侍之功也何以言之此輩所望多不過內帑次知等名色以此爲衣飯棙以此爲大富貴盤據其中侵蠹自肥一朝無內帑則不知此輩只仰若干料廩

其能守拙安分而坐不生干預外事之心乎萬一有此則其爲國家之憂夫豈侵蠹内帑之比哉

雖然其中太甚之弊不可不釐正革去折受之規官差之弊至於奴婢身貢亦宜均一減定并以錢徵户曹依周禮内府幣餘之制以京師城門等稅課劃送内司定爲歲額可矣

論書院

或曰書院有百害而無一益何以處之答曰若行此書所論則院生募八輩自當首先出去矣魚塩等物盡歸公家矣此後書院有無非　朝家所可知何必

曰當革罷何必曰當裁損乎置之不問可也

論工匠

或曰工匠何以處之答曰工亦何異於商乎民隸有司軍隸兵曹工隸工曹商隸户曹而以驗帖徵稅一如商法可矣

或曰然則京外工匠并皆隸名工曹而領帖納稅乎答曰然矣或曰商則猶有買賣之利可以抽徵其稅而工匠不過手業之類何可徵稅乎答曰工匠旣有手業則當以其技輪應公家之役何可專無所納乎勿論京外工匠所當使之輪班立役而一國之工有難

長時来待應役宜勿論某工并定八役幾朔之限每朔計日日徵一錢幾釐摠徵二三朔工税以充工曺公用凡係國家工役工曺並皆主之而郎僚各設本司部分以管工役錢粮可矣

或曰然則其事或類於卽今所謂工曺匠人價布之規乎荅曰不然卽今則每匠名下必定奉足督徵故名目繁雜規制不均此則不然工曺定在京工匠幾千幾百幾十幾名登之曺案設爲定額常時則依外方工匠之例徵收工税國有工役則使在京匠人立役而計日派給工食價錢役過卽停則名目不繁規

制均一簡易精核可行於久遠而無弊矣
或曰勿論京外爲工匠者厭憚稅錢初不報名隷案則奈何答曰不隷名則不得領出驗帖無帖則不得爲工匠矣設有私工許令同邑工匠指名首實許告得實卽將漏名工人坐以匿稅遠配之律而無徵贖錢就給許告之人仍不許其開行工匠之業則誰肎惜其每年幾文稅錢自陷如許罪犯乎
或曰外方例少工匠至於山峽等處尤無匠手豈有同邑工人許告之理乎答曰四民一分則無處無大商有大商則有壓肆壓肆自有工匠此皆相須相資

欽一不可爲生者也法制一成則工商之流憎嫉其漏名私商私工指名訐告决矣渠安得欺漏哉
或曰即令各邑私定工匠徵用錢布在在皆然守令若不從實造冊以報工曹而私定餘工徵錢則奈何
答曰工匠驗帖印自工曹準其外邑工人告狀冊籍撥下幾千幾百幾十道則守令依其名額須帖徵稅以納工曹而已雖欲私徵其於驗帖之有額何哉

論寺刹僧徒

或曰我東釋教左熾不可不有所裁正矣答曰渠輩法門之衰敗未有甚於今日矣被緇者雖多皆是避

役之徒民役大均則被剃者爭先歸俗必矣雖然亦不可無汰無制宜倣歷代之制每州每邑量留寺刹菴院幾區爲額每寺量定僧額幾名（中國大刹不過僧額三十名）出家有年限有度牒有牒錢無得任意爲僧捨納上田刷出屬之官田可矣

論變通規制利害

或曰天下之國各有其俗我東雖崇尚文教號稱小華然亦自有國俗鄉風之截然不同於中原者多矣今子所論則舉欲取用中國之制不顧事勢習俗之扞格而不相入此愚之所大惑也

荅曰天下之國果各有俗南蠻北狄雖近禽獸然自古及今各守本俗故其人也質其事也簡能相安於千百年之久而無所謂新生之弊難支之瘼也至於吾東則不然以外國偏邦純尚華風者擧天下惟有我國而已然其所謂慕尚者只是外面儀文而已若其經邦致治之具則或只襲其名目或只模其皮膜而已未嘗得其精神骨子之所在故其弊也遂爲浮虛無實之歸無實二字生出無限病痛以至於莫可救正之域此吾所以溪論其受病之所在以爲必欲救此則惟以實事實政施之於慕名遺實之俗然後

庶可以救得世道也此豈徒慕華風低看土俗勿論百事皆欲慕襲而強施者乎夫以飮食言之中國之人嗜肉嗜甘而吾東之人嗜魚嗜醎則固當各隨土俗而不必苟同者也以衣服言之中國之人方巾襴衫而我國之人笭笠道袍則此亦不必苟同者也以語音言之中國之人言皆文字而我東方言皆是俚音此固不及中國處而能以國音相通文字書心則此亦無害不必苟同者也以昏禮言之中國之人久染胡風釋衰嫁娶不以爲耻而我東之人朞服葬前不敢娶妻以喪制言之短喪之後中國之人鮮能守

制而我東庶民皆服親喪三年五胡以後中國之俗不葬者多而我東葬事罕踰三月則此乃中國不及我東處也

如此等事非止一二而彊場既別風氣亦殊則各從其謠俗各順其土風有何妨乎此固程子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之意也吾何嘗慨歎東俗之不能事事模倣華制乎

噫言語謠俗衣服飲食等事即所謂土俗鄉風也此何必盡襲中國之俗乎雖以中國言之南北之俗亦自截然不同者甚多矣至於政事則不然士農工商

禮樂兵刑選舉官制稅斂貢賦之屬其源皆出於聖人其事獨行於中國舉天下慕而行之者惟有我國而已若不慕襲其制則已矣旣已行之則必通其精微縝密之義深體而力行之然後方可無弊不然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及其末弊反不如初不慕尙華制之爲愈也

噫今日士大夫侈然自足傲然自大自以爲識貫今古學造精微制度已成儀文已備治具已張能事已畢擧而措之三代可四高談大言略不知恥浮浪虛僞日滋月甚者厥有苗脉子欲試聞之乎

東土之有文字始自佛氏羅末麗初欲學文字者舉皆挾冊上寺受學老僧初頭開荒專出釋氏試以到處山名言之大抵皆以禪家語名之其無名者以方言俚語爲名盖緣當初適不遇觧文字者爲之錫名故也

在宋之世東人服事契丹間或泛海通中國而文獻之東來者極小至元中世忠宣始與中原文士相往來國人之聰明有才藝者方稍彬彬向學高者習程朱文字低者學詞章如鄭圃隱盖有志於正學而牧隱權近革爲詞章談理致派流稍分然佛學至此頗

絀矣。

自麗末至　本朝初年鄭道傳輩又復自称理學一番喧閙大抵口耳談說特一鸚鵡禪故其流之弊世道板蕩文學荒蕪　世宗甚患之思有以矯正而世無大儒以佐之故未及以程朱正脉開導學者但以開設書堂月課獎勸等事爲主其效不足與文教而至今流爲文具盖徒欲矯弊翻出無前之事則其事終必至於無實而已以專經月課翔書試射廷重板英等試言之既已選擇出身之後爲此何用非但文具無益亦啓浮華無實之習莫非當初不能以経史

正學啓導一世徒認文華爲大事之致也
自寒暄一蠹靜菴繼起尊尚朱子傳註表章近思録
然後東人始知學問路脉晦齋退溪嗣興著述儒風
稍振漸脱鹵莽之習嗣後學者或治經書心近或治
禮書疑變或慱讀朱書或多閱語録漸成家數漸解
論說雖未知其宗得果如何而學問蹊徑則頗歷歷
矣
以花潭南冥大谷松堂諸人言之當初得名之過重
亦由於國俗鹵莽之致儒學規模門路自退溪後亦
既明白則人亦知其爲老莊氣味傍門別傳不復慕

尚如前矣

以禪學言之麗朝所謂禪學則士大夫不過念佛齋供或倣疏文詩偈之屬盖不過墮溺罪福之説而宗則學佛之麤者輓近盧寡悔張持國頗染陸王氣味然亦因文字生活略生別見之致比之楊慈湖張横浦諸人禪學工夫之精則又不翅隔幾塵矣

以詞翰言之自麗末至國朝初年非無文藝優瞻者而大抵眼目見觧終始鹵莽及至　明宣二朝以後如尹海平根壽諸人来往中原頗聞詞苑緒論多致文獻書籍壬辰戎行聡明才辯之士又多與華人相

空處似是末字

處浸灌薰襲漸有悟解然所學者王李浮浪之文派吽吸之詩格而已以此談說論著雖或粗免塵陋而根基真積朴實耐久之味則反有遜於麗 國初矣自 孝廟以来山林得路世習又變家置朱書戶談性理士大夫稍解操筆輒辦論學說話自外面觀之非不彬彬而大抵非從身心上體貼出来者掇拾瀾翻文飾自喜名聲雖大宗際何有

噫以言學問則粗解談說而已以言詞章則粗解蹊徑而已以言禮學則粗解器服而已以言筆翰則粗解鉤撇而已以言圖畫則粗解點染而已此何足高

視自大而士大夫以此爲一大事業自以爲經術文章可追宋儒制度儀文足軼中華詡詡然自任自負殊不知所謂學問者未見有修身窮經以講治己治人之大法者也至於史則又復徒尚紀傳專廢志表史學之亡久矣所謂詞章又不曾本源經史以成典則之文高者僅閱八大家錢謙益低者僅習古文眞寶東萊博議究其所成就大抵村學究矣所謂禮學初不識三禮一貫爲先王經世之大典而徒區區於幅尺度數之間以博治禮之名其爲竊粃之弊又無異於叔孫生之綿蕝矣所謂筆翰亦自尹海平初尚

晉筆以後始知淳化閣太淸樓之爲勝於筆陣圖七月篇而徑習行草法度欠整徒悅姿媚遽流文祝腕力工夫日就蕭索矣所謂圖畫不過族史渲染而一自澄楨二李出入華人幕中多閱畫廚略解寫生而筆學未當才不充格厥後又復無傳今之丹青絕無生氣只成按本作耳

或曰詞章書畫之工拙固不足言而至於學問東儒專以朱子爲師範若使當國豈無致治之效予答曰朱子之學所無不通經世之識尤極精邃觀其平日所論不泥高遠不墮卑近周詳縝密明白懇到眞所

勳 動

謂識治之良才濟世之鴻猷也東儒果有此本領見識乎朱子之告其君每以正心誠意爲言者只患君心未正而已君心一正則以平日所學所蘊發之爲政事施措之具者不患不富不患不精尊主庇民之效眞不啻如反手之易故也東儒無此識無此具只以掇拾正心誠意四箇字陳達爲務自以爲學朱子一使之當國事則茫然無施措反不及於俗下宰相之練達政務者小有猷爲則又必勳引三代不切時宜惟以小學禊賢良科鄉約等事爲先務上不足以得先王經邦制治之遺意下不足以服老奸巨猾功

僞之情態徒使流俗之輩每詆儒者之無實用噫此果可謂善學朱子者乎

噫今日士大夫之所謂慕尚華制者無非枝葉末節虛名文具也試以最甚一二事言之蜜果雖或用於佛供旣是食味之佳者且是麪餌之類顧何嫌於祭用而嫌其薦佛不欲用之近來學者欲用紙錢於喪葬此出輪回薦福之說而以其中國先賢之所用故必欲從之殊不知先賢亦未免俗習而然也何其與不用蜜果之意太相反歟深衣康節之所不服而必欲服之明器朱子之所不用而反欲用之三代古禮

寶實

之不行於後世者皆欲行之吉凶彌文之徒涉於觀美者皆欲備之惟以模襲夸眩爲主捨本趨末浮僞成風相與没溺於此等虛套之中而不復知天下有實事寧非慨然之甚者乎

或曰然則何者果爲宗事荅曰政事是謂宗事吾既略有所論矣學制既成則儒生自當用力經史爲他日有用之才矣官制既明則人皆奉職無瘝曠素餐之患矣考績既嚴則黜陟至公而賢不肖安其分矣樞機周密品式具備惟務宗事不尚浮論則國體尊嚴世道清明必無偏黨傾軋之患矣别四民乃所以

制民產也均征役乃所以不奪農時也生財有道取財有法乃所以寬民之力厚民之生也

厚民之生莫過於耕織之有法而東土耕織終甚鹵莽不可不倣效中國之制啓導民庶使知其利爲趍事赴功之地今試略論如左

以田制言之中國有所謂區田一畝之地穿區數百隅區布種而深則一尺用糞一升每區收穀一斗計其所收比常田不啻累倍而田畝不多故亦不至大費功力今宜先種菜蔬使民漸知其利

有圃田種菜之地周以藩籬外植桑柘如法鋤治則

比常田歲利數倍
有圍田瀕水之地築土作堤以防淹沒勿論旱澇皆
可豐收
有櫃田形制略同圍田用力且省尤便耕蒔
有塗田潮水泛溢之地多生醎草塗泥之上先種水
稗斥鹵既盡便爲良田或築壁或立㮽以抵潮浸且
於田邊開溝以貯潦水旱則灌漑謂之甜水比之常
田利過十倍又於水沈之地待其水退泥積秋後泥
乾地裂則撒布麥種於其中所收亦不減於塗田以
水利言之有曰水閘地形高下水路不均則跨據津

要設築堤塡前立斗門疊木爲障而啓閉之者是也

有曰陂塘今亦在處有之宜令該管鄕里開究養樹以資泉源

有曰陰溝水陸之地如遇高阜或隔城市閭舍宜於流曲逶迤穿穴堅甃通水上覆磚石貫穿流注以資灌漑中原則雖以壯京言之街路上曾無汚溝糞穢之物者全用此制之致此所謂行水暗渠也

有曰水柵曰架槽曰桔槔曰轆轤曰水排曰翻車曰筒車曰牛曳水車曰騾轉筒車曰水轉高車曰刮水輪車皆引遠近水道勿論地勢夷險百方引水費盡

碓碓

機械巧思或激或導或人或畜登躡機軸引入田圃而後已備旱之切治田之勤如此然後方可謂盡人事矣人事既盡雖有旱灾豈至於束手廢農乎

以農器之類言之耒耜犁鐴之制亦與東器絕異制作之妙曲有意義深耕碾土之效尤極巧妙其外秧馬砘車錢鎛鉏鑱耘爪臂篝下澤拖車運穀之器舂碓之方碾磨之法種種精妙色色詳密用力雖寡收功至廣此尤不可不倣效製造以爲明農之助矣

以蠶織之類言之有大小紡車繩紉絍車南北繅車木綿經床線架紡絡等車抽絲熟刷織成之敏疾比

之東織不啻神速今若學習此制則婦功之精巧敏
捷又豈今日之比乎

或曰中國治田農器蠶織等事雖曰精巧敏速東人
何以詳知其制而倣習乎答曰規矩制作之詳具在
古人文字依方按圖制作何難

或曰雖依文字式樣造成豈有不爽本制可堪行用
之理乎答曰苟得巧思匠手按方造成豈有不可用
之理乎試以渾儀鍾磬方響佛狼織造之鄉叚活字
之土刻琉璃之尾澄泥之硯言之此皆依倣華制造
成而小無差爽者也且風土不同物性有異而山東

之梨棗桃榴等花木果宗閔聖徽船運栽種於林川地色味殊絶不減華產見今畿內亦有新移河南香水梨之結宗者遼東白松取子來種而生植物猶可移種況於什器有何難造之理不可行用之患哉

或曰耕具自有東器之流傳者何必更習中國之制乎答曰中國耒耕等物皆出於聖人所剏而東器比之中國則終覺鈍劣矣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況形制簡便收功甚速倣習治田有何不可

或曰制作雖善土性不同用之東土未必勝於東器之流傳者矣答曰土性雖或不同制土之法惟在於

田器之精工而已今具南北之農器剛柔之異制者用於東土則豈不勝於流傳鈍劣之器乎
或曰水利雖爲田農之本然以吾東農民之貧劣何能具此機械材力引水灌漑如中原之人乎荅曰中原農民則無非富人乎四民一分人重本業則自有不惜工費開荒引漑之人矣人旣務農則寸土如金必盡地力而後已試以江浙言之百姓作筏浮之湾澤之中其上塗以葑泥種稻泥上則其稻極茂此所謂架田也如此然後方可謂之力農此無他民風一變而務農則凡事自然倣習爲之此乃必然之理况

編鄉編里之制旣成則民有比閭族黨之義亦必同心合力共辦此等事中原則井田雖廢民風之相助相恤共辦興利除害之事則至今無異於同居井田之日矣

或曰民若勤於植桑種綿則紬綿自然倍盛何必更造中原之織具乎答曰試以綿花言之文益漸得来種子後其妻弟鄭姓人自出意智造成去核攪車彈弓之屬始能成織然器械鈍拙終欠活變試以治絲之法言之中原之人先治經緯兩絲用架用床用機抽撥掉轉用糊熟刷更上緯車用細筒承絲納之織

梭以充織緯其制極其敏妙絲亦精明堅細而東人不觧此法以手絡絲結塊充緯費力殊甚自然淹遲用糊稀滑絲多斷絶織品脆薄豈不可惜

或曰政事典章猶可模倣華制至於此等事自有土俗更習新制終涉多事矣

荅曰此亦膠滯陋俗之論也我國生理非如海洋諸邦之販利爲生者耕織乃是本業苟闡功省利廣之法則教導士民俾各務本豈非王政之切要者乎

噫子之設難於此事者其意可知東人全不留心於宗事故凡於中原物貨中粧奩玩好之物寶賄珍貝

之屬必欲營求効習以稱意慾至於此等事係關民生無甚切緊於一身故不以爲迂濶則必以爲多事此莫非東俗之流來痼疾也

或曰子之所論多以東俗之鹵莽爲欠凡此華制大抵精密則以此椎樸之俗何能効習甚肖乎答曰東人非不効習而所効者枝葉也苟以宲事開導則豈有扞格之慮哉大抵麗制比之羅則文明矣卽今士大夫風氣眼目比之麗則又稍彬彬矣所患者遺本根而尚枝葉鶩虛名而無宲事也今若斡旋此俗開悟迷塗則因勢利導必有其效此正齊變至魯魯變

至道之勢也

揔論法度可行與否

或曰設使吾子救今日之弊則必以所論法度舉而措之於目前否答曰是不可行也或曰其故何也答曰醫家固有標本之論苟以時措之義言之則此亦治本之論也目下救弊恐別有義理不可硬行此等事矣

或曰願聞其義答曰國家治體自有緩急先後之宜苟以即今事宜言之姑當取數十年来規模依倣因循而行之使國體粗得尊重民志粗得凝定士大夫

廉恥不至太放倒將相有司粗得各守其體統事面凡百治體不至於搖漾顛倒之甚然後方爲治標之劑其要不過曰任老成也守舊章也無動新奇可喜之論無作有名無寀之事使朝廷之體稍還舊觀是也

或曰此爲長治久安之術乎答曰治標而不治本則依舊沈痼而已此所謂治標而已